

王先生

赵盛基

王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数学老师。在我们老家,老师被尊称为先生。她讲课言简意赅,通俗易懂,而且允许学生在课堂上无拘无束地提问,同学们都喜欢她。

上大学后的每年春节,我都去给王先生拜年,那时候,她住在乡村平房。她搬进楼房后,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是在一个深秋时节。小区门外有棵大树,秋风吹动着树枝,摇摇曳曳。远远看去,树下站立一人,花白的头发随风飘动,我的直觉那就是王先生。

走近一看,果然没错。我大声喊道:“王老师,您好!”她也认出了我,“咯咯咯”笑出了声,高兴的样子像在当年的课堂上一样。我深深鞠了一躬,然后说:“大冷的天,您就别下来了。”王先生笑呵呵地说:“不是怕你找不到门吗!再说,我也是迫不及待了。”真没想到,已经75岁高龄的王先生对一个已经毕业40多年的学生依然那么关爱,那么挂怀。

师生相见,有说不完的话,叙不完的旧。说得最多的,还是她的那些学生,那些师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无论说到谁,她都能清楚记得,并如数家珍般地说出一大堆故事。可见,她念念不忘的,仍然是我们这些朝夕相处,既让她高兴也惹她生气的学生。

虚怀若谷,献身教育。这,就是我的老师王先生。

大凡写作者,应该都收到过退稿信。收到退稿信,并不是丢脸的事。收到退稿信,立马放弃写作,才是最可羞耻的事情。

贾平凹念大学时痴迷写作,写了很多稿子投出去,但全部被退了回来。好在他不怕失败,总结经验,又继续写、继续投稿,终于有篇散文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。这篇稿子的发表,使他的信心更坚定,一直写到现在,成了闻名海内外的大家。

苏童上大学时,每次听到生活委员站在班门口叫他去拿退稿信,就惊慌失措。他不愿意别的同学知道他经常收到退稿信,于是

自告奋勇申请保管信箱的钥匙,每天按时拿走班级订阅的报纸杂志或者来信。投稿退稿,循环往复。

1983年,苏童在《飞天》杂志发表了一组诗歌。后来,他在《收获》杂志发表了小说《1934年的逃亡》。从此,他的作品越写越多,越写越好。

还有很多作家,都有收到退稿信的往事。很多时候,作品不被发表,一是质量不高,二是与编辑的审美迥异。不管前者还是后者,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,不怕被拒、一往无前,肯在创作上下大功夫,才是应该遵循的正道。

退稿信

以宋

那低矮的院墙就像经过了千百年的风蚀。院子里坐满了人,在一个简陋的小土台上,说书人好像正“乡里乡亲”地说着开场白。说书人的口音我听不大懂,但观众中爆发出的阵阵笑声,却把大院里的氛围烘托得挺热闹。同学说,听评书是村里难得的娱乐活动。

同学还带我看望了几家亲戚,印象深的是在一家,见女主人将婴儿装在一个布袋子里,婴儿的头和上肢露在外面,袋子里装着沙土,婴儿在里面拉屎撒尿后,只要换沙土就可以了,省却了尿布。

几天后,当我们准备返程时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雨,公路坑洼泥泞,长途汽车暂时停运了。正当我发愁,怕耽误开学上课时,却见村民们十分高兴。原来,这里一直干旱缺水,下场雨就像久旱逢甘霖。我又发现,一些农家的院前,都有个坑,一场雨,让这里成了蓄水池,妇女们说笑着用坑里的雨水洗衣服。

几天后,路面终于干了,长途汽车恢复运营,我们这才踏上回程。

多年后,从报道中得知,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终于脱贫了。我再经过这一带时,见路面平坦坚实,长途汽车也不会因为下雨而停运了。农民正在引水浇地,那水是从新建的水库引来的。农户家里也引进了自来水,院前的水坑不见了。走进农家,我又想起了当年婴儿被裹在沙土布袋里的情形,但现在的婴儿都穿着干净齐整的衣服,那装着沙土的布袋子也不见了。

暑期印象

伍柳

我学的是师范,将来要当教师,所以,很想看看村里的学校。进村的转天,我们在走街串巷时,正好路过一个小学校。土坯房的校舍显得非常简陋,校园也没有大门,我们直接进去,到了一间教室外,隔窗看到里面的黑板,像是用锅烟灰之类的东西

西在墙上涂抹成的,边界也不齐整,孩子们的课桌就是几块旧木板拼接而成,至于学生坐的小板凳,同学说那都是孩子们自带的。看到有陌生人窥探,孩子们显得有些惊恐而警觉,我怕惊动了孩子们,就赶紧退出校园。

傍晚,同学带我来到一个破旧的大院,说是听评书,

我的眼睛明亮,望到更高的山,看见更远的云,感受大地的辽阔。在黑板面前,我总是感觉自己矮小。当离开的时候,难免不舍,心潮涌动,我不断回头凝望。

黑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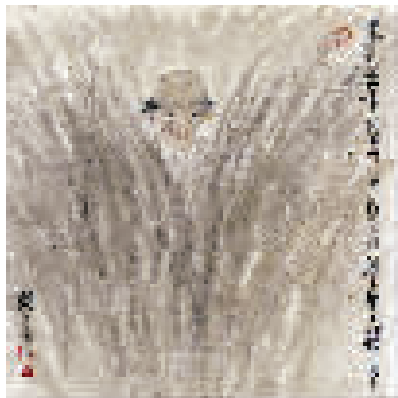
宋仕敏

我有个中学同学曾在老家的乡村生活多年,后来回到城里转到我们学校,我们渐渐成了好友。记得那是上大二的暑期,同学突然找到我,说他准备回老家看看,问我愿不愿意陪他走一趟。我觉得这是个增长见识的机会,便痛快地答应了。

动身那天,只见同学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,里面装的是大米,他说老家那里缺水,不能种水稻,稻米是个稀罕物,带去让老人家尝尝。

我们先是坐火车,然后在一个小站换乘长途汽车。我见有个乘客居然带了一条很大的狗,那狗和大家行李被拴在车顶。地面坑洼不平,车走得跌跌撞撞,还时常听到那大狗汪汪的“跺脚”声,就像砸在我们的头顶。我心里有一丝恐惧,生怕翻车或车顶被狗踩个窟窿,但同学和乘客们都好像习以为常的样子。

因为耕耘人的辛劳,这块“黑色土地”从不荒芜。这块土地让我认识春天,认识蜜蜂、蒲公英和白杨树,教我辨别路的方向。在它上面种下的太阳,生长出来一束束光芒,让



谁听 戴逸如 文并图 牛博士问道

契诃夫说:“路是人的脚走成的,为了多辟几条路,必须多向没有人的地方走去。”牛博士说:“算了吧,这世上有多少怕崴脚、怕失足、怕蛇虫百脚、怕虎豹熊累……怕这怕那的人,谁肯听你的?”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网络新词语

运动搭子

董春好

“运动搭子”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,指的是对运动感兴趣,经常在同一区域活动,对身材有一定目标的人群。简单来说,就是经常一起运动的小伙伴,比如“羽毛球搭子”“游泳搭子”“骑行搭子”等。

但“运动搭子”不同于平时一起活动的朋友,它只涉及体育锻炼,主打的是垂直细分领域的陪伴。大家有运动需求时聚在一起,其他时间互不干扰,也不必耗费过多精力去维持关系。有人认为,运动搭子是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一种高效的社交模式,同时也建立了一种相对舒适又没有压力的社交关系。

连载

一道街的小院儿

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

王传林

“哎哟,怪可怜的。那第二个呢?”

“第二位是谭大小姐。”

“怎么还叫上‘大小姐’了?”齐秀萍咯咯笑了,继续讲:“我这是叫的她外号儿。这个姑娘好,喜欢读书,上过大学,过了春节就29岁了,比我大了不到半岁吧……”

“念过书好啊,人一定聪明。会做家务活儿么?”

齐秀萍闻听差点笑岔了气,她站起身,对常娘道:“大娘,现在是新社会,妇女翻身解放了。”她看老人家还要问,便赶紧说:“大娘,我真的要走了,家里还有点事儿……”

“那还有第三个呢?你怎么不说啦?”

“第三个就不说了,她不合适。”齐秀萍干脆地说道,到了屋门口,她又回身对常娘道:“大娘啊,要我说,那谭大小姐挺合适的。有文化,模样又好,爹妈也都是通情达理的读书人。”

“那,哪天你把她带来,让我‘瞧瞧’,跟她说说事儿……”“哎,行!”

齐秀萍出了东屋,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又是一个星期天,柏先生全家出门,顺着南门外大街,过南马路,往东拐进了南市荣吉大街的西口儿。这次,他们要逛一逛跟北京天桥齐名的“三不管儿”。

进了街口儿,靠路南大舞台戏院传来了锣鼓声、笑声和艺人的戏文声。柏先生爱听戏,这动静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“大舞台”年久失修,显得破破烂烂的,虽然还在经营,但看上去特别简陋。

“这里头能唱什么戏呢?有角儿吗?”柏先生一脸的好奇。

齐秀萍看了他一眼:“什么人听什么戏,人家未必是演给你这样的人看的。”

柏先生一时听不出来媳妇的“话中话”,但还是应和:“那是,听戏,还得上中国大戏院!”

“得了吧,咱现在能上中国大戏院吗!”

柏先生撇了撇嘴,不言语了。

一家人正走着看着,猛然间,打东北面儿传来了一阵声音,逛街的人们都被吸引住了。

五、蔚蓝的怀抱

一灯孤悬,浪声满袖。大沽灯塔,筋骨强健,目光炯炯,雄踞在太平洋的浩浩长风之上。这是中国第一座海上灯塔,也是天津港的眼睛。它的光芒在17海里内都能看到。每隔28天,值守人员都会进行工作交接。而这样的值守,已经持续了40多年。

这是海上航行的“希望之光”。

长芦盐场——渤海西岸,大地斑斓。每年春、秋,这里都会照例奉上当季最流行的“大地色眼影盘”。

远古,这里曾是一片汪洋。五千多年前,海浪驻堤,河流造陆,一批批先民纷至沓来移居于此,张网捕鱼,繁衍生息。汉代,这里开始煮海熬波,晴堆如雪。长芦盐,形如玉砂,独味鲜咸,明嘉靖年间开始,被尊为贡盐。

天津港——

1951年开始,人们在一片淤泥浅滩上,建成了这座世界航道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。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,173个泊位星罗棋布,昼夜轮转,全年无休。

全球港口每装卸40个集装箱,就有1个来自天津港。这里,每天吞吐120万吨货物,通达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。这里,是京津冀城市群“海上门户”,奔涌着中国经济的澎湃活力。万吨级货轮到港后,码头上不再人流如织,而是数十台无人集装箱卡车穿梭如风。北斗与5G技术,是它们的“超级大脑”。应用了北斗系统,它们的导航定位精度,能达到3厘米以内。高精度、高速率,已经让天津港在全球率先迈向智能化、无人化。

这片蔚蓝,守护每一次抵达与出发,也见证一个国家走向大海、联通世界的决心与力量。

国家海洋博物馆——一座“海上故宫”,已经等候我们多时。海洋的悠然往事很长,从46亿年前开始,一直持续到今天。这里,会回应每一个对未知的渴望,也将启程每一次对远方的向往。

航母·翼装飞行——要是还想心跳加速,

航拍纪录片

大美天津 解说词

孙磊

那么,“亚洲第一飞人”张树鹏,已经在1500米高空做好准备。他纵身一跃,飞云踏海,御风而来。“基辅”号航母,屏息以待。这座庞然大物,退役前,曾是苏联海军的骄傲。2000年,它来到天津,变成了一座海上乐园。翼装飞行,降落在航母之上,则列入了“全球飞人们”的愿望清单。

曾经沧海,时刻澎湃。古老而又年轻的滨城,万籁新声,开启着全新的时代。